



红楼遗事

都钟秀
著



文学出版社

红楼遗事

都钟秀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遗事 / 都钟秀著. —北京: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4

ISBN 7-5071-0249-1

I.红… II.都… III.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1247.5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4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 17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7.80 元

作者自序

曹雪芹的不朽著作《红楼梦》牵引着世世代代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人们阅读它，研究它，为它叹息，为它洒泪。可惜，这位伟大作家死得太早，书只写到八十回，就在一个寒冷的除夕之夜“为泪尽而逝”了。他笔下的那些人物后来的命运到底如何，虽然文人学士们有许多考证，也先后出了一些续本，但对某些说法至今尚有争议。

《红楼梦》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命运早隐现于贾宝玉的梦中，暗含在书中的诗词戏曲里，考证者和续书者大都根据这些来推算书中主要人物的结局，但各人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如林黛玉是怎样死的；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后感情如何；宝玉为什么要出家；后来薛宝钗改嫁了没有，又嫁给了谁；史湘云最后同谁结婚了；吕妙玉在何处遭劫；凤姐死在哪里；甄宝玉为什么也要出家等等。这些在书中也早有暗示，但后人也各有所解。

我的这本小书写了贾府一些人物在被抄家后的种种遭遇，主要是自己的创作，但一些重要情节也来源于对曹雪芹原著的考证。

在百花齐放的今天，我也斗胆在“红学”上做点文章，其中定有不妥之处，希望大家指正。

都钟秀

一九九三年九月

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
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目 录

作者自序	(1)
一、瓜洲渡口	(1)
二、金陵奇遇	(10)
三、宝玉南归	(20)
四、叔嫂相逢	(28)
五、在劫难逃	(36)
六、秦淮凭吊	(45)
七、女扮男装	(55)
八、往事如烟	(63)
九、江边叙旧	(69)
十、同床异梦	(77)
十一、梅边柳边	(84)
十二、主债仆还	(91)
十三、绝处逢生	(97)

十六、香灵居士	(120)
十七、故园何处	(130)
十八、酒馆问讯	(140)
十九、人约黄昏	(145)
二十、香山魂断	(155)
二十一、佛门难入	(163)
二十二、干姐干妹	(170)
二十三、祸不单行	(177)
二十四、恶习难移	(185)
二十五、家有逆子	(193)
二十六、姑苏惊魂	(199)
二十七、恩恩相报	(207)
二十八、麒麟麒麟	(216)
二十九、旧地重游	(224)
三十、凤姐之死	(230)
三十一、悬崖撒手	(237)
三十二、二玉仙缘	(244)
三十三、宝钗再嫁	(251)
三十四、难中遇合	(259)
三十五、好了好了	(268)

一、瓜洲渡口

荣、宁二府被抄之后，贾母已经归天。大老爷贾赦父子及宁府内贾珍、贾蓉，因名声极坏，被流放往北地打牲鸟喇。二老爷贾政平时为人处事严谨，罪名较轻，圣上命他带领全家往南边海疆效力去了。宝玉因一向未曾参与政事，连家务也没过问过，又加上北静王在圣上面前多次美言，圣上便念他系元妃胞弟，降旨免他之罪，准许他留居京中。故此宝玉、宝钗便搬往薛姨妈处，大家好有个照应。

如今宁荣两府房舍及大观园皆没收入官，婢仆家奴或被变卖，或被遣散，唯吕妙玉是个出家人，不在此列。

那吕妙玉原是苏州人氏，原名吕玉英。祖父在金陵做过官，父母也都是读书人，只有玉英这么一个独生女。偏她从小生下来就多灾多病的，父母在苏州遍求名医名药，她那病仍不能除根。她母亲急得没法，又到各寺庙去烧香许愿，也一点不见灵验。一些前来化缘的和尚、尼姑都劝吕太太将姑娘送入佛门，做个世外之人，便可消灾增福。可吕太太就这么一个女儿，哪里割舍得下。她听得人说，若能花钱买个女孩子作替身，送到庵里，也可给玉英消灾的。吕太太便托人买了个孩子，送到苏州智灵庵出家，但玉英的病仍总还不见好。吕太太也是病急乱投医，又接连托人买了两三个替身，分别送到各庵里去了。玉英呢，还是两日好，三日不好的。吕太太没法，只得带着女儿来找玄墓蟠香寺的老尼，对她说：“师父几次劝我将女儿送在佛门，我因不忍抛撇，买了几

个替身，仍不中用，如今没奈何还是走了这一着吧。这也是命中注定，佛天面上的功德，总比多病多痛死了好，只要小女还活在这世上，我们母女就能常见面的。”说着便掉下泪来。

老尼道：“太太快别伤心，姑娘是一点福星，能入佛门，佛面上也增多少光辉哟。”

吕太太道：“也是前世有缘，得与师父厮熟。倘若不弃，便送小女与师父做个徒弟吧。”

老尼欢喜道：“贫尼久有此心，姑娘若真的来小庵，实是我们的万分之幸。小庵虽则贫寒，靠着施主的看觑，身衣口食也不致淡泊。”

吕太太道：“小女衣食倒不用师父操心，我又无其他子女，家中田产尽可捐给庵里，庵中房屋，我过些时也着人来修缮修缮。只是一件事要与师父商量，小女不愿削发，只望带发修行。”

老尼道：“这个任凭太太作主，贫尼怎敢相强。”

当天，玉英便洒泪拜别了母亲，留在庵内，老尼给她取了个法号叫妙玉。此时妙玉已有十三四岁，不知是佛法灵验，还是年龄渐长合该病好，来庵后，身子果然一日强似一日。吕太太也常到庵中来探望，见女儿不但病体康复，且出落得美人一般，淡妆素裹，别有一番风韵，把吕太太喜得一天要念几百声“佛”。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妙玉的病好了，她的父母忽在一年之中，相继得病而亡。妙玉孤身一人，越发与老尼相依为命了。老尼因看妙玉是贵家小姐，又捐了许多钱财给庵中，着实对她另眼相看，一般烧香许愿的，都不轻易让她出来接



待，只叫她在房中静坐，看些经书。一天，苏州按察使汪闻道的夫人来庵中烧香，老尼特郑重其事地叫妙玉出来送茶。汪太太是由自己最喜欢的小少爷奉陪来的，这位汪少爷也有一股风流劲，见了妙玉这等人，便三魂去了两魂半，心中暗忖：“真是老天爷凑巧，想不到在这里碰到了个陈妙常。”于是眉目传情，眼光直向妙玉扫去。那妙玉只低头凝立，如泥塑木雕一般。汪少爷虽然扫兴，但心里对妙玉委实难以割舍，回家后还一直眠思梦想，总想寻个机会再来蟠香寺见上一面。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法儿，只得央求自己的老婆说：“少奶奶，你什么时候到蟠香寺烧香，我陪你一起去。”

汪小少奶奶道：“太太不是刚去过的吗，我怎么又去，难道那里的菩萨比别处灵些不成。”

汪小少爷道：“菩萨灵不灵我不晓得，我只知道那里有个带发修行的活菩萨，赛过陈妙常。”

汪小少奶奶听了，气的嘴一撇道：“你这个没出息的，去烧一次香，就看上人家小尼姑了，回头我告诉太太去。”

其实汪小少奶奶并没把这事告诉太太，她的心眼也多的很，深怕丈夫在外边做出什么风流事，决定第二天人不知鬼不觉地亲自去一趟蟠香寺，会会那位陈妙常。

汪小少奶奶到蟠香寺来了，只带了一个贴身丫头。了了草草烧了一柱香，便眉开眼笑地向老尼说道：“听我们太太说，你这庵里如今有个带发修行的师姑，好个人物，能否请出来我也见一见。”老尼不敢违拗，只得让妙玉出来了。那汪小少奶奶什么也不说，只把一对俊眼往妙玉脸上狠狠扫来扫去，然后转脸对老尼说：“老师太，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一个俊徒弟？还养着头发，一天到晚，守着青灯黄卷，能受得了

么？”说罢，又回头对妙玉看一眼，谁知妙玉已经走开。她便冷笑了一声说：“老师太，庵子里养着这么一个人，可要当心点，如今外边都传说你们庵里出了个陈妙常呢。”

老尼一时不知作何回答，干看着汪小少奶奶一阵风似的上车走了。

汪小少奶奶的话妙玉在门背后句句听得真切，晚上，她在老尼面前伤心大哭，痛不欲生。老尼心里知道这明明是汪小少奶奶仗势欺人，无中生有，但汪家老头子现今是苏州按察使，谁能斗过他去。她只得安慰妙玉道：“姑娘别伤心，天无绝人之路，我有一个师妹现在北京牟尼院做住持，几次托人带信叫我去那儿，我且带你投奔她那里去，暂避一时。”

数日之后，老尼带着妙玉启程来京，谎说到“长安”都中寻观音遗迹并贝叶遗文。师徒二人在牟尼院住了不到一年，老尼便圆寂了。留下遗言，叫妙玉“不宜回乡，在此静候，自有结果”，所以她便未曾扶灵回苏州。后来贾府因准备迎接元妃省亲，修造大观园，便下请贴将她请来住在园中的拢翠庵里，以点缀景致。现今大观园被查封，妙玉便得迁往他处。此时西门外那所牟尼院因上年失火，已不复存在，别处妙玉又不愿去，便与宝钗、岫烟等商量，决定扶师父灵柩回苏州去。

且说这妙玉一个年轻女尼，身边只有两个老妈妈及一个小丫头，要千里迢迢扶师父灵柩回苏州，路上又不太平，难处实是不小，不得已便去求宝钗帮忙。宝钗心想：那薛蟠是不顶事的，薛蝌近日又为生意上的事出门去了，身边竟没有一个可靠的人。正在没开交处，宝玉却在一旁提醒道：“那贾蔷侄儿现在家闲着，何不就叫他帮忙送去，况且他前些年曾

往苏州采买女戏子，路途也熟。”

岫烟忙接口道：“宝兄弟说的很是，就请蔷二爷外带庵中打杂的两个小厮，一齐送去，想必妥当些。”

宝钗回头对宝玉看了一眼，笑道：“人人都说你丢了那块命根子，病的糊涂了，怎么今天倒比别人明白些。”

立时，宝钗差人请过贾蔷来，与薛姨妈等当面求了他。那贾蔷原是宁府中的正派玄孙，因从小父母双亡，便跟着贾珍一起过日子。这贾蔷生得人物风流，赛过贾琏、贾蓉，所以深得贾珍怜爱。

当日荣府修造大观园以备元春省亲时，贾珍便与贾琏、凤姐说了，派他负责往苏州采买女戏子。十二个女孩子被买回来后，住到梨香院，派了教习教她们演唱，就由贾蔷任总管。其中一个唱小旦的龄官，人物佼好，聪明伶俐，贾蔷深深地爱上了她。那年尤氏帮荣府理事时，曾向王夫人提议，将那些女戏子遣散了，也可省些开销。龄官被她干娘领回家去了，贾蔷实指望与她订亲，可贾珍哪里瞧的上一个小戏子，便作主把贾蓉后妻的一个侄女胡氏说给他做了媳妇。那胡氏生的一张烧饼脸，两道扫帚眉，竹节鼻子，倒跟脚。贾蔷根本看不上眼。只因拗不过贾珍，便将就着成了家，可心里一天也要把椿龄想个十来遍。胡氏见他整日没精打采的，心里生烦，便找些事情跟他叨叨，贾蔷越发没有好脸色，于是夫妻二人时常争吵。这贾蔷在家里也实在呆厌了，如今有这么一个差事，正是巴不得呢，当下便应允了。薛姨妈、宝钗等又嘱咐了好些话。

贾蔷、妙玉一行来至城外通州潞河渡口，便要舍陆从舟。恰好有瓜洲差使船运粮到京，交纳过后，那空船回去，

顺便招揽些生意。贾蔷便与船主讲定船钱，包了舱口，一路向瓜洲进发。

原来那船主居心不善，他雇的六七个水手，也都是凶恶之徒，每每趁机便在这河路上做些劫掠的勾当。这班人见贾蔷及两个小厮护着一个美色女尼上船，心下不知底里，一时未敢造次。后来慢慢备些酒菜，请贾蔷等一同吃喝，套他口气。那两个小厮，喝了几口酒，便满嘴胡说起来。那船主趁势问道：“那位女菩萨那样年轻美貌，好个夫人胎子，如何便出了家，可惜了的。”

一个小厮哼了一声，撇撇嘴道：“什么出家不出家，假惺惺的捏酸做给别人看罢了，我就不信她肚子里不想个男人。”

船主假充善人，说了声：“阿弥陀佛！说这些话不怕下地狱割舌头么。”

另一个小厮忙吞了一口酒，说道：“您老有所不知，我兄弟说的一点也不差。那年宝二爷做生日，并没有请她去，她巴巴儿的叫我妈送一张贺帖子去，悄悄的交给袭人，那上面指不定写着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呢。”

那一个小厮喜的咳了一声，接着说：“可不是么，我早就瞧出来了，那年一个什么刘姥姥进她庵里喝了一杯茶，她嫌人家肮脏，硬是让宝二爷叫我们挑水给她洗地，还不许我们进屋子。您想，要不是他两个有情，她能指使宝二爷干这种事吗？”

另一个小厮又说：“说真的，如今她见宝二爷落难了，且又成了亲，要不她一定赖在大观园不走的。我要不是看蔷二爷面子，再也不会来送她的。”

贾蔷在一旁听着他们说话，一边闷闷地喝酒，此时听得



提他的名，方开口道：“我有什么面子，我也不过是受人差遣，谋几个银子花花罢哩。”

那小厮又道：“现如今都落难了，谁还差遣谁？”

船主抬头瞄了他们三人一眼，慢慢地呷了一口酒，叹口气道：“其实呢，天下的银子又没有刻上名和姓，谁有本事捞着谁使罢了，世上什么事做不得，偏要受人差遣不成？”

一个小厮已喝得醉眼朦胧，口里还只管说：“您老说的好听，叫我们这号人上哪儿去捞银子去，难道拦路抢劫不成。”

船主笑道：“何用拦路抢劫，如今这船中就有一注大财事，就看你们有没有胆……”

听到此言，贾蔷心中一动，向船主脸上狠狠盯了一眼。船主会意，忙打住刚才的话头，用别的话叉开了。

移时，那两个小厮醉的东倒西歪，自向一旁呼呼大睡去了。船主拉着贾蔷到自己卧舱中，又另备小酌，细细密谈。贾蔷并不多喝，只一边与他周旋，一边在想自己的心事。他平日虽然行为不端，但这种人命关天的事却从来没干过，干这种事是要把脑袋揣在腰上的，万一出了事，这辈子就完了。转念又一想，如果真的干成了，那钱财可不在少数，回去多带些礼物给椿龄，或许还能见她一面。

船主见他支支吾吾，便斟满两杯酒，举杯说道：“小爷，咱们在水路上跑的人说话算数，一不做，二不休，来，干了这杯酒吧！”

贾蔷见那船主眼里布满血丝，凶光逼人。心里不禁打个寒战，闪出一个念头：不如依了他吧。于是拿起酒杯，笑对船主道：“好，干！”

不几日，路至瓜洲，运粮船停泊岸口，贾蔷请妙玉上岸

歇息，说是须再换一只民船，才好到苏州。当下船主替他们在岸边寻了一所小客店，众人将行李搬入店中，让店主挪出一间洁净房屋，请妙玉等人在里边歇下，贾蔷又和船主赶回江边别雇民船。约有二个时辰，贾蔷喜孜孜地回店中报告说：“民船已雇好，约定明日清晨开船。”

次日一早，月落鸡啼，三星犹在天边，贾蔷一行来至江口，已有一只船在那里等候多时。众人安放了行李，又先扶妙玉等上了船。这船将开未开之际，贾蔷突然想起有件东西丢在店中，求艄公稍等一息，自己急去取了速来。那艄公满口答应，却只等贾蔷一转身，便火速将船用力撑动，拨转船头，挂起满风帆，急流而下。

贾蔷回到店中，昨日那船主已等在门口。原来刚才那只民船也是一只专在江湖上拐卖妇女的掠贩船，艄公刘三麻子与金陵几个妓院串通，拐了妇女便卖到那几个妓院里。今次贾蔷与那运粮船主合伙，将妙玉卖与刘三麻子，议定财礼银三百两，其中一百两归贾蔷，船主与店主各分一百两。

且说那只民船甩下贾蔷速向金陵驶去，两个小厮在船上一看势头不好，高喊停船，刘三麻子哪里肯听。此时月亮已下山，太阳还没出来，江面上黑黝黝的一片，也无什么船只来往。刘三麻子向前边一看，船已快近黄天荡水面了，那是韩世忠战金兵的去处，常有强人出没。刘三麻子心想：“现在不下手，更待何时。”当下便带着两个水手，来到两个小厮身边，猛地一人一个，轻声喝道：“你们两个听着，如今那小尼姑已卖给我们了，不许声张，从今后你两个老老实实在船上干活，要不死路一条。”

两个小厮吓得筛糠也似，其中一个央求道：“大爷饶命，

我们宁愿在船上伏侍大爷一辈子。”

妙玉在后舱听见响动，忙叫小丫头出来打探，正碰上刘三麻子等人往后舱来。小丫头不敢问话，倒是刘三麻子皮笑肉不笑地说：“去告诉你们姑娘，她已被卖给我们了，叫她老老实实听话，免得受苦。”

妙玉正在舱口，听得此话，便要奔出舱门，向江中跳去。老姆姆使劲抓住她的衣摆，使她未能跌到水中。刘三麻子进入舱来，将妙玉一把抱住，一边又令那两个水手将那个老姆姆推入江中，独留下一个小丫头。

妙玉吓得放声号哭，大喊救命。刘三麻子一不做、二不休，伸手向衣袋中掏了一阵，不知掏出点什么东西，向妙玉口中一抹，那妙玉便如醉如痴，昏昏沉沉的了。刘三麻子趁势将她抱到床上，解开衣服，任意恣肆了一番。可怜一块无瑕美玉，陷入淖泥之中了。

二 金陵奇遇

瓜洲座落在镇江斜对过，是金陵的一个古渡口，唐朝张祜曾有《题金陵渡》一诗云：

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灯火是瓜洲。

瓜洲到金陵只隔十来里江面，不消半日便到了。刘三麻子将船行至一棵柳树下靠了岸，岸上已有一乘小轿停在那里。妙玉神智仍有些不明白，众水手便将她胡乱抬入轿中，轿夫抬起便走，小丫头只好跟在后面步行。

不一时，来至一户门前，轿夫将轿子停下。妙玉被这轿子一路颠簸，吐了几口黄水，心下已明白了许多，坐在里面不住啼哭，自恨不能一死。此时一位四十来岁的妇人从门里走出来，揭开轿帘，将妙玉扶出。妙玉站在门前，抬起泪眼，定睛一看，只见那门上还贴了一幅对联，写的是：“时逢好鸟即佳客，每对名花似美人。”进得门来，又有三四个妇人，打扮得娇娇艳艳，在那里指指点点。又见有四五个男人在那里探头探脑张望。妙玉虽涉世不深，见此情景，心里也知这样的所在怕就是妓院了，便一下又啼哭起来。

这鸨儿姓王，她见买来的竟是这样一个美色女子，心里高兴万分，认定这是一棵摇钱树无疑。便在楼上单独安排了一间屋子，让妙玉住下，叫小丫头跟着服侍，另外又派两个女人日夜看守。